

◎捕风捉影

“那天”是哪天？

□刘水

天下泰山

104

泰山晚报

◎责编崔倩 美编安琪 审读杨楠
◎2024年5月16日 星期四



泰山风光。 通讯员 刘德森 摄

“我驻足在岱岳顶巅，在阳光朗照着的顶巅，俯瞰山腰里蜂起的云潮敛着，叠着，渐缓的淹没了眼下的青峦与幽壑：霎时的开始了，骇人的工作。”我知道徐志摩的《泰山日出》，却不知道他还写过其他有关泰山的诗。1924年，他写过一首《自然与人生》，1931年又写了一首《泰山》，两首诗雄浑大气，有泰山一般昂首天外的岩岩气象。你会想：这还是那个吟诵着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的徐志摩吗？

出差在外，我入住的酒店大堂有一个书吧。书架上有两本诗集，一本是余秀华的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，另一本是徐志摩的《爱眉小札》。我打开《爱眉小札》，随便翻，读到“青草地，牛吃草，摇头掉尾，天上的青云白云卷来卷去”，又读到“我愿意做一尾

鱼，一支草，在风光里长，在风光里睡，收拾起烦恼，再不用流泪：现在看！我这锦鲤似的跳”。我住的地方临着一条河，适逢春夏之交，如果徐志摩在，黄昏时他一定会轻吟“河水在夕阳里缓流，暮霞胶抹树干树头；蚱蜢飞，蚱蜢戏吻草光光，我在春草里看看走走”。

这就是徐志摩，作为新月派诗人的他生来就是一颗“多情的种子”。他以爱为光，犹如一只飞蛾，一生追逐着爱的光亮，一头扎进摇曳的烛光光影里。

1923年6月，德国著名生物学家、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夫妇到济南讲学，徐志摩陪同游览泰山。6月29日，他在日观峰看到了日出。

这次登泰山的经历，无疑在诗人的心目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1924年2月5日，《晨报·文

学旬刊》刊发了他的《自然与人生》。诗中的他“驻足在岱岳顶巅”，在“云外看雷阵”，在“变幻的自然”中体悟“变幻的人生”。

“风，雨，雷霆，山岳的震怒——猛进，猛进！矫捷的，猛烈的：吼着，打击着，咆哮着”，这是“变幻的自然”；“烈情的火焰，在层云中狂窜：恋爱，嫉妒，咒诅，嘲讽，报复，牺牲，烦闷，疯犬似的跳着，追着，嗅着，咬着，毒蟒似的绞着，翻着，扫着，舐着”，这是人生的“烈情”。自然与人生，如“伟大的悲惨的趣剧，在时空无际的舞台上，更番的演着”。

也不是一直“震怒”，一直“猛进，猛进”，当“晦盲的云罗与雾网”消散，“眼前消失了战阵的幻景”“轻纱似的浮沤，在透明的晴空，冉冉的飞升”，一切

便“静了，静了”。

一次登泰山的经历，让诗人一直魂牵梦绕。1931年7月，徐志摩又在《新月》杂志上发表了《泰山》：“山！你的阔大的巉岩，像是绝海的惊涛，忽地飞来，凌空不动，在沉默的承受日月与云霞拥戴的光豪；更有万千星斗错落落在你的胸怀，诉说隐奥，蕴藏在岩石的核心与崔嵬的天外！”

我也曾读过林徽因的《黄昏过泰山》：“记得那天心同一条长河，让黄昏来临，月一片挂在胸襟。如同这青黛山，今天，心是孤傲的屏障一面；葱郁，不忘却晚霞，苍莽，却听脚下风起，来了夜——”诗刊发于1936年7月19日，距离徐志摩发表《泰山》整5年。

林徽因记得的“那天”是哪天呢？

◎书岱说

泰山艾灼百病止

□周郢

泰山自古盛产艾，《左传》中即记泰山附近有艾陵、艾山，其后岱东艾峪、艾洼、艾滩、艾窝都因产艾而闻名。《泰山道里记》云：“水东南流约五里，合于艾峪而注。艾峪，东有艾洼村，地多艾。”清人刘家龙《泰山吟》中有《艾峪》诗云：“艾生颜色白如绵，少艾之名听亦鲜。”

泰山艾之药用价值，很早已为医家所关注。最早述及艾灸者为元代的《天和观碑》，述道师刘德仁“救人疾苦，则不施针艾”，正说明泰山地域艾灸治疗十分广泛。清代诗人王初桐《艾峪》诗：“传闻艾峪艾，一灼百病止。倘生越井冈，可疗玉京子。”其所言“越井冈”，出

自《太平广记》中崔炜的故事，述老姬告炜曰“吾善灸赘疣。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，每遇赘疣，只一炷耳”。王初桐借此典故对泰山艾灸功效进行高度称誉。

泰山名医高宗岳在《泰上药物志》中，将艾列为“通产”名药物：“艾叶：山内野产者良，气芬力大，味苦性温。妙

用，能回垂绝之元阳。通十二经，走三阴。暖子宫，通寒血，杀蛇虫等，治疥癣……每年产一二千斤。”可见泰山艾草为世人所推崇。建议今后加强对野生艾资源的开发，深挖其产业文化价值，设计艾草包、艾叶汤、艾叶酒等，展示泰山艾文化之魅力。